



四書輯疏

孟子六

二十一

仁
2796
30-22



仁仁12
號 2796
卷30-22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二十一

後學會津安聚著

滕文公章句下

九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顧麟士曰周制十寸八寸皆為尺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是故十尺曰丈而又有八尺曰尋之說今小尺當官尺八寸者亦舊制相沿非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安起矣說見禮書



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解陳代引志之意

註翼

陳定宇曰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守故以此為問胡期僂曰不見是先往見是屈已往

見大是王用若猶言恰似也然者擬議之詞輔潛

庵曰謂自局於小節也胡斐才曰兩以字指孟子所

抱言趙註曰志記也蔡虛齋曰又引志曰云云者明

其從來有此說語而諷其為之也李岱雲曰且字非

轉語辭見不但為我一人之私言且志亦如此說宜

若可為矣盧未人曰志之言只狂尺直尋一句宜若

可為是陳代之意謂以志觀之則一見諸侯而成霸

王宜若可為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
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

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

死無棺擲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

喪其首而不顧也

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

其志也壯夫

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

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往見之邪故此以上反

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齊曰以上二字就末句說去

註翼

金仁山曰古者田獵所以講武以軍法治之不
見皮冠則失符驗之實從大夫之旌則為犯分
軍中有令而不至則不恭命犯律尤重此所以欲殺
之也朱子曰不忘二字是活句蔡虛齋曰言是拚了
能不顧利害不是說定要死於溝壑而
喪其元中村氏曰何哉猶云是甚道理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莫而利亦可為與

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

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指所謂

之所言指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

將為之邪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

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註翼

且夫發語辭蔡虛齋曰兩利字俱就出處上說
翼註曰枉尋直尺如大壞名節而小就功名之
意中村氏曰與字是度
而究之詞非詰難之詞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
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
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
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
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

大夫趙鞅於兩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

之乘為之御也復扶又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

肯彊之而後肯也請王良請於簡子而彊簡子彊於

工始馬不肯彊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

度也正法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饒雙峰曰是詭

次崖曰饒氏說亦儘明白蒙引不知何言奚不善射

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去聲也詩小雅

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

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註翼

胡期僂曰終日是自朝到晚反命是復命簡子賤工是拙工一般指南曰請復之良蓋欲見所

長以正美之失也說叢曰不失其馳御之道也良之

可重正在此請復彊可權譎以伸道也引意不重此

金仁山曰古之善御者御驅逆之車則挾轡使射者

中禽之左脇以達右隅是為上殺以供祭祀所謂逐

禽左也嬖奚小人但欲苟中不以禽左為上殺故用

逐左之範而不中詭隨而遇禽則中此小人心術不

正苟且求中者也林次崖曰以下易王用三驅失前禽

來看九田獵是前面驅禽來我馳車迎而射之馳車

者自有正法禽獸之來不皆正或左或右此在射者

顧盼左右迎而射之耳奚不善射但是禽獸當頭者

方能射之或左或右者皆不能射故終日不獲一詭

遇是因他不能左右迎射禽馳車正法驅車左右以

迎之所以一朝而獲十也翼註曰小人二字只在不

善射上見胡斐才曰就因詭遇目之吳蘇右曰請辭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

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比阿黨也林次崖曰舍驅馳之法而阿比也若丘陵言

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上聲去就不必一一中節

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

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

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春秋貼孔子戰國貼孟子俱是

道不行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

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

道之行哉

註翼

羞愧恥也盧未人曰與射者比是枉尺意得禽獸若丘陵是直尋意胡期僂曰過指枉尺直尋二字不同意實相因直人應王伯說如伊尹伐夏救

民以正天下如管仲亦云一匡天下皆是直人處人字兼君民然渾然為得今按專應王而不兼伯陶謹之曰末二句又言枉原無直之理究至徒枉而無所直枉己即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而不見諸侯所關之大如此正不得視為小節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音諸侯使

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註翼

陸稼書曰新安陳氏謂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為衡者然按史記犀首常佩五國之相印為從長又按趙註張儀亦合從者也則固不必專主連衡說也胡斐才曰豈不誠三字不勝艷慕之至盧未人曰其喜怒係天下安危故景春以為大丈夫胡期僂曰自氣焰上說輔潛庵曰若安居不出則天下熄然

無事也陳定宇曰熄如火之熄滅以兵猶火故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

去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吳伯章曰內如字蓋

以父母家為外家夫子夫也女子從人婦人有三從之道在夫家從父適人從夫夫

死從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

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以下釋為正道也

正二句也蒙引不是蔡虛齋曰阿依也諛諂也阿諛所以苟容者也盧未人曰阿諛苟容正是順從竊取權

勢從人以竊之也今按言二子本揣摩諸侯之好惡順從其意而阿諛苟容故能使諸侯雖已之意是從而竊取權勢以驚動時耳乃妾婦之道而非大丈夫之所為也

註翼胡期僊曰是承上一節來今按猶言丈夫之冠也胡期僊曰是承上一節來今按猶言丈夫之冠

正也女子之嫁也母命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夫子是

以順為正也今二子專以順為事則是妾婦之道而

非丈夫之所為也焉得為大丈夫乎蒙引誤又按成

之庶母申戒母命也吳伯章曰母命之句往句言於

其往也送之門句塞合註曰禮在無違夫子止未二

句還是孟子言陸稼書曰按蒙引太拘存疑得之淺

說從蒙引不是翼註曰以順為正二句但就女子說下補儀衍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是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居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

盧未人曰廣居正位大道俱是借字不是

譬喻林次崖曰居如居室位如坐立之位道如人行之路朱子曰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

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於

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此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

○正位就處身上說大道就處事上說廣居是不狹隘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何廣如之正位大道只是不偏曲陸稼書曰玩大全朱子則居廣居是三句之主然口氣只是三平朱子

是論道理如此○按脉是兼心之德愛之理講廣居存疑只主愛之理言未知孰是姑俟再定今按與民

對禮義言之則自是主愛之理為是依雲駁誤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

所謂與民共此三者李岱雲曰時解更有謂與民由之不必定與斯民共居廣居共

立正位共行大道只推其所居以涵育天下推其所立以範圍天下推其所行以化裁天下即是與民由之意殊不知聖賢無半零不落底事業明德新民皆

要上於至善涵育之深便是居廣居範圍獨行其道之極便是立正位化裁之極便是行大道

守其所得於己也道即仁禮淫蕩其心也移變

撓而易其節也屈挫折挫其志也○何叔京名錫宋昭

子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反鄙天下不復扶又見其

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反以愈可畏

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

何足道哉輔潛庵曰他說得當時風俗人情出謂聖賢道否天下不見其德業之盛者尤好

註異朱子曰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次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管東溟曰

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得志則獨行之道德也得志與民由之功名也不淫不移不屈氣節也三者不備不得謂之大丈夫功名氣節二者從道德中出便是真丈夫不從道德中來便是偽丈夫盧未人曰蒙

引云三介天下字不開蓋皆第一等的直到至極處謂至廣至正至大天下莫能加也徐若泉曰得志二句是說一生受用此三者富貴三句是言受用此三者的雄健處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

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

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

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註異

四書家訓曰古之君子仕乎霄豈不知蓋將欲以難仕諷孟子故先以仕詰之耳指南曰引傳

與公明儀之言見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也賽合註曰出疆就是失位之初不可認做三月後事惟其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所以出疆必載質庶不至於三月無君矣無君俱指先有位而後失位言見已任失位尚且皇皇而弔則未仕者豈不為見用圖也今按註分明有失位字徐微弦謂皇皇載質以未仕者言非張泰嶽曰古之人若三月無君則人皆憫恤而來弔以其志不得伸而慰安之也又按此說斷可從自家憂戚之說不可用又按傳之言以行道為急也是主意公明儀之言則弔不得祭也是其一義故併引之以明君子欲仕之意也緒言謂只就祭上說不及行道意誤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于

周霄問也以己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資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棗盛不潔衣服

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纁素刀反皿武永反○禮曰儀括記祭義之文諸侯

為藉秦音及藉田百畝冕而青紘音宏許白雲曰以組為之而屬兩端於武所以

固冕於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

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謂兩媵也次於夫人而貴於諸妾也又按使者君

也蒙引謂蠶于公桑公家之桑也蠶室養蠶之室奉鬮古典以

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音揮吳伯章曰副編髮為之所以覆首為

飾禕與鞞同刻繒為之形而米畫之綴於衣也受之纁三盆手蔡虛齋曰纁繅三盆手小註不甚明禮記註曰三盆手者置繭于

盆中而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手抓出其緒故曰三

盆手遂布于三宮諸侯三宮半王后也世婦使纁以為黼白與黑

黻音斧弗青與黑與青赤章赤與白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先王天子言先公以諸侯言祭義本合說

又曰又儀括王天子諸侯之禮故也蒙引恐誤又曰又儀括王

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薦四時新物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

殺牲必特殺也蔡虛齋曰不敢皿所以覆數殺器者用見成牲肉也

註翼吳孫右曰不知弔在失祭只知弔在失位故不為急孟子明所以弔之故在失祭上○諸侯耕

助四句及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餘皆孟子解禮指

南曰重士邊為主諸侯為賓孫詒仲曰孟子所述禮

曰之禮不知出何典其書己無傳矣蒙存謂孟子隱

括祭義王制之文不知祭義王制成於漢儒謂孟子

隱括其文非也胡期僊曰耕助是躬秉耒以耕藉田

庶人助以終畝蔡虛齋曰蠶本是世婦繭成然後獻

夫人繅今云夫人蠶繅者蠶亦夫人主之也陸稼書

曰惟士無田趙岐註作圭田解麟士取之殊拘今按

宴字正義作宴樂解可從諸家作安字誤饒雙峰曰一年有四時之祭者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可弔之
吳孫右曰蓋祭有專月薦無常時祭必十日薦不擇日祭有尸薦無尸祭以三牲黍稷薦無牲其隆殺不同固如此亦宜人子之不致以宴而至于弔也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註翼

陸稼書曰上節急任之意已明了出疆載質一問亦儘不必但霄意欲盡發孟子急任之意以爲下文辨難之地故不即折之而又有此問此處文勢與許子必種粟節一般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爲去聲舍上聲

註翼

陳紫峰曰仕以行道者士之事耕以謀食者農夫之事士之仕也亦猶農夫之耕也見君不可無質禮亦猶治田不可無耒耜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此士者之出疆所以必載質也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爲去聲灼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形向首篇魏

國魏固晉地故也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

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

去切譏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約亦媒也

聲切齊曰媒引合也灼酌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

對酌二氏以成配合也

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

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李岱雲曰玩註以不潔身亦不徇利而忘義貼又惡不由其道則可見君子欲

仕之本心只為行義達道非為無田不祭也益見前

數節第因三月皇皇之說而推其義耳

死句下則失君子欲仕之本心矣

孫右曰此二句是霄發問本旨下則孟子示以難仕

之故摘訓曰圓孔曰穴長縫曰隙四書脉曰古之人

孟子自寓胡期僂曰鑽是穿鑿相窺男女相窺視從

是就也道出處之道類是枉道與鑽隙一般孫潛村

曰周霄亦一辨士層層說入直到難仕句始露本意

孟子提出一道字詞嚴義正霄雖善辨亦不能再下

說詞矣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

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彭

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猶云過分

註翼 賽合註曰後車三句雖泛言之其實暗指孟子

右曰傳食饋適祿食也非驛傳之謂學殖解曰既食

於此國復入於彼國是為傳食指南曰子以為太乎

因傳食來謂子既以傳食為太則舜受堯之天下又

亦不可以傳食者為太矣盧未人曰一說謂子以我
為太平則否字便應不轉吳因之曰彭更以為泰暗
指無功說至無事而食云云則意已盡露矣孟子以
為非泰暗指有功說至入孝出弟云云則意已盡露
矣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以舜有莫大之功也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

之食則不可也李岱雲曰按無事即無功故註以無功釋之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
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
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羨延面及○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指南

曰自成績而言曰功自作為而言曰事鄧維千曰通者彼此相通也易者彼此代作也吳孫右曰不執定此事然後享此功但彼此互相準而交羨餘也有餘相濟也中村氏曰易事乃所以通功也

言無所貿音茂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

人與人車工也正義曰梓人成其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其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

行與人作車輿以利載

註翼胡斐才曰此正言士有功宜報不可以無事輕

不容不通功易事子如通之二句正言之以起下意此字有字皆重此字正是楊墨充塞仁義之時此時無人則仁義之正道息矣人字正是擔當世教之人者字指人言張泰歡曰孟子曉之說子以士為無功而食不知士之功固甚大也試以農工之事觀之且如農人種粟女子織布各有所為之功與所司之事

不能相兼若使子不肯通融交易以此之有餘補彼
 之不足則農夫必有餘粟而不足于布女子必有餘
 布而不足于粟此勢之所必不能行也子如不免于
 通融則我之所不能為者必待人為之如造室的梓
 人匠人造車之輪人與人雖一藝之微皆得以其所
 有事而易子之食矣賽合註曰子如通之宜補云
 如通功易事則寧獨男得衣女得食已哉舉凡梓匠
 輪輿有功於器用者皆得食於子矣吳孫右曰守字
 內有閑邪衛正意○子何尊二句是反問他是何主
 意蔡虛齋曰其曰孝弟舉大端也其曰守先王之道
 則所該尚多至如論井田學校之制喪禮封建之法
 何莫非先王之道凡皆以垂後世也四書脈曰孟子
 非為食辨恐天下不知君子之功便忽其道而不尊
 要看本文尊字輕字並不曾言及食字只見君子之
 功當尊而不當輕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
 將以求食與曰子何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

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以食與下

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中村氏曰我字沒

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嗣音之

註翼蔡虛齋曰此則彭更執拗之詞初謂士無事而

功處彼却逃之於食志此所以終見破於孟子理到
 之言也胡期僊曰亦字對梓匠輪輿看與亦疑其不
 當如此翼註曰子何其志為哉三句指定君子說
 勿泛四書脈曰且子二句又就平日泛論以詰問他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蔡虛齋曰

如白灰益之便是飾之於外若毀瓦畫墁言無功而

有害也 中村曰曰謂不能蓋屋瓦而反毀破之不能

拙工無功有害 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

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張泰嶽曰既曰食功

在所當食矣乃謂其無事而食豈

非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乎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如之何

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 史記宋世家偃立

為嘗滅滕伐薛 見戰國策 敗齊楚魏之兵 見史記 欲霸天下

疑卽此時也

註翼 李岱雲曰按宋卽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何

此問錯了孟子必明告以王政如何而豈但引湯居

毫以下云云乎况湯武仁義之師自然而無敵是由於

平日德政深入人心故一旦舉兵天下皆諒其志豈

有以用兵為行王政者乎時解以此章行王政為在

征伐上說大謬須知今將行王政乃萬章設辭或者

見其屢戰屢勝欲霸天下齊楚蓋將有合謀伐宋之

舉故章因設言宋於今若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

却如之何恐其小不可以敵大也孟子因引湯武云

云見其能行王政何畏大國末節不行

王政云爾一句甚明細玩語勢自見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

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

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菜
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
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投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
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
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
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眾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
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許偉反之誥也仇餉言與餉

者為仇也殺餉者而與之為仇敵也

註翼吳孫右曰中五節言湯武行王政而無敵于天下指南曰此節只著葛伯有可伐之罪以為次

節興師張本○饋食是給少壯之耕者蔡虛齋曰要攔截也食便飯也黍稻預為飯者未熟者也食指熟者四書脉曰有童子以黍肉餉重在體君之心說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註翼指南曰此節正言湯興師之由吳孫右曰匹夫匹婦泛指小民不專指童子父母李休雲曰觀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為匹夫匹婦復讎則四海之內之匹夫匹婦其上之暴虐殘害者不止一葛不止一葛之童子此所以有美為後我之望也勿以此句單指葛說胡期傑曰復是報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吊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趙鐵峰曰曰葛曰韋曰顧曰昆吾曰

夏桀又尚書云遂伐三餘已見反形句前篇下篇

註異陳定宇曰此湯行王政而王之也虛未人曰

悅是湯師既征之後後我后是証前段后来無罰是証後段胡期僂曰弗止言商安于市不變言農安于

野帛是憫恤後是待無罰是免暴君的刑罰指南曰如時雨降言悅之甚也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

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嗣○案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

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

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指南曰如奄與五十國之

類張彥陵曰著其荼毒上女之罪見我武興師之由匪與筐同玄黃幣也玄色

的幣帛金仁山曰古者上衣下裳衣紹繼也猶言事

也言其士女以匪音成玄

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

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

皆見休也指南曰蒙其恩澤則見休矣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

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

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以君誅之而不為暴

虐耳以推言武王所君子謂在位之人指將小人謂細

民也指卒

註翼

吳氏曰不惟臣近本集疏集編纂疏本及孟子

為朱子所誤改然古註訓不臣為無不思念執臣

節解朱子改作不為臣解乃改註並不改經也惟之

訓為其說見於玉篇朱子蓋本之耳後來傳寫之訛

豈可以誣朱子哉今從翻宋本通纂箋本通義曰武

王居西紂在東故曰東征士女喜悅以筐篚盛玄黃

之幣以迎武王而事之者皆見休美故人皆歸服我

大邑周也張彥陵曰紹我周王係士女之言我親之

之詞大邑周尊之之詞胡期僊曰攸解作所宗綏是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安水火喻虐政害民取是誅殘是害民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

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指紂取而殺伐之功因以張

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胡期僊曰言與湯之伐桀同其光明今按蔡傳

云云與集註不同如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代雲說又字說不去王政而王之政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

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李休雲曰云爾
二字無窮蓋知其將為齊楚所滅而有走死之禍實字果字皆坐定以見其必然也○尹氏曰
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
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
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註翼

指南曰云爾兩字非助語詞謂宋實不能行王政故如子所云齊楚惡而伐之如此耳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
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
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
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

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咻音休○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

教也咻謹也眾聲也

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

街四出之

路莊嶽俱齊城內街里之名見左傳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註翼

盧未人曰一齊人傳之一段喻下文皆非薛居州意引而置之莊嶽一段喻下文皆薛居州意

胡期僊曰欲王善指他進賢之心吳蘇右曰齊語平正喻為善楚語侏僂喻為不善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
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
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
王何

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
正君之功雲峰獨字

註翼

蔡虛齋曰味孟子此意蓋不勝是得宋柄且有
心於國者○味謂字及使之字疑居州是不勝
所引拔也虛未人曰莊嶽以專言數年以久言長幼
以齒言尊卑以位言○此章非責其薦居州之無益
欲其多薦如居州者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
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註翼

賽合註曰丑之問暗指孟子見者
乃往見之張彥陵曰緣古以為例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

可以見矣

辟去聲內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

音公時人文公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

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誠意迫切

註翼

胡期僂曰踰是過垣墻也中村氏曰
迫斯可以見之說非止就二子而言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
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闕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子亦闕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闕音勸○此又引孔子之事

以明可見之節也

蔡虛齋曰可見之節四字有欲見
味所謂聖人禮義之中正也

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己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無禮也無禮就見賢不以道言受於其家對使去聲人拜受於家也其

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貨本陪臣而執國命

其後蓋為大夫故集註從趙註云為大夫也蒙引孔

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

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禮乃往來之禮非禮物也撮言以饋豚為加禮非

註翼張泰嶽曰亡是出在外胡期僂曰蒸豚熟肉祭

焉孔子豈有矚亡往拜而不見之也耶言一定見之

也新安陳及南軒俱是如此說此說長方不背上文

兩箇矚亡字而於上條意為尤串乃設言之辭今按

集註云欲其來拜而見之也拜與見不同可見把拜

字作見字之非賽合註諸言稜書俗

雲說俱不是撮言引解集說從之誤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

報報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

已矣

脅虛業反報奴簡反○脅肩音體張泰嶽曰是聳

之態引云云說不得側媚諂笑強上聲張泰嶽曰

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

也畦田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姚承庵曰

而強與之言也報報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

己所知甚惡去聲之辭也翼註曰報報是良心難昧

蹈有不可曉解者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

故曰非由之所知孫潛村曰是即其所言而推其平日之所

所養可知養四書脉曰所養就持身正大立心光明

言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也來加而輒然每事即往見之

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侯引孔子之事以明禮而後

往見之也所謂禮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洪狹

義之中正是也下木不及者淪也於汚鳥賤而可恥指曾路所言陸

泄柳不可泥總註界然分爲三意此非以分爲三意爲不

是也蓋欲以三意相承說耳蓋總註是撮大意講

註翼大抵是趨權勢者盧未人曰此二者皆喪己求

合之狀故以例枉見諸侯之卑汚也李誠雲曰輔氏

謂曾子是深憐之子路是深惡之看來曾子亦只是

譏其徒務之意不必看得失巧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
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此句

稅言不以形體言孫關市之征商賈音之稅也已止

也

註翼盧未人曰輕之者畧減今日厚斂之數然猶在

什一之外畧減今日征商之數猶未盡行不征

之法然後已則盡去厚斂而行什

一盡去關市之征而不征之也

孟子曰今有人曰攘其隣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

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註翼 胡期僊曰道是廉不苟取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孟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註翼 盧未人曰末節存疑淺說俱就正意講蒙引一說就攘雞講以上文未有結然既另為一節

便不帶攘雞註云知義理之不可而速改與月攘

何異分明就辨政講張彥陵曰通章以非義二字作

斷案而字速字意俱重蓋因其明而激之以此勇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辨敢問何也孟子曰予

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好去聲下同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

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程微庵曰氣化

衰盛焉而治焉而亂也事理在人者有得有失得

焉而治失焉而亂也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

於亂而生於治如環無端此理之常固無足怪今按

微庵反覆相尋以治亂言極確雲峯以氣化人事言

諸家從之不是陸稼書曰存疑謂氣化人事原不相

離覺不安蓋氣化人事有不離者治亂

所因或自氣化之盛衰而不關人事或自人事之得

失而不關氣化亦或二者俱有今按武曹從存疑未

是

註翼 張泰嶽曰今在外之人皆說夫子好為辯論以

期僊曰不得已見其迫于理勢張彥陵曰天下之生

二句是不得已之故翼註曰不得已而辯則非好也

不得已在維持世道上一說天下之生久矣如云自有

下面聖人盡人事扶氣化而撥亂為治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洛水警余洛水者洪水也

洛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

倒流而旁溢也周聘侯曰倒流自下而下地濕處

上高地也是燥處營窟穴處聲也鑿地而營度之以書

虞書大禹謨也洛水洛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

亂也

註翼趙註曰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卑下者於樹上為巢猶鳥之巢也林次崖曰下者

為巢上者為營窟人不得平土而居也胡期僊曰無所定言居因水無所定止吳蘇右曰洛水警余舜言

此已在禪位于禹十六字傳心之時亦自為追述禹功而叙言之耳勿曰洛水警余故使禹治只作洪水一証可耳○彼舜所云洛水者正指堯此時之洪水也張泰嶽曰言此洪洞無涯之水乃是天降災異以戒示儆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菹側魚反○掘地掘去上聲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

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

此一治也蔡虛齋曰禹之一治以人事挽回氣化也

豈今日氣衰明日氣盛若論堯禹之生則是氣化之盛矣但非本旨今按此說可從岱雲以為泥未是

註翼 盧未人曰禹掘地二句是用功處水由地中行因蛇龍居之故驅而放之道水由地中行言水得其治也險阻既遠根掘地來鳥獸害消根掘蛇龍來人得平土而居應上民無所定言民至是方得定居不復為巢為窟矣胡期僊曰使是堯命舜舜命禹四書家訓曰惟掘地而注水於海蛇龍自放之道若驅之然非真驅之也李岱雲曰水由地中行者原不止江淮河漢下句特就其大者而指點之自重上句曰中則不汎濫于外見安其常意曰行則不壅塞於中見若其性意張秦嶽曰不但蛇龍以歸道澤不為民害而九鳥獸之害人皆已消除指南曰此合上條見禹承堯之命撥亂為治不得已而任其責者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汚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汚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

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金仁山曰太康者禹之孫盤遊無度為羿所距保遷南夏

孔甲桀七世祖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履癸即桀也商武乙者武丁之孫遊獵射天暴雷震死宮

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

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註翼 胡期僊曰堯舜包禹湯在內壞是折毀四書脉曰園囿汚池是君上游觀之所陸稼書曰邪說暴行

翼註四書脉直解賽合註則俱云指在下者似尤直捷園囿汚池說俱未是李貞庵曰邪說暴行相關蓋欲

行暴行在下者言又邪說糊塗了箇理義然後暴行始作

此指在下者言又邪說糊塗了箇理義然後暴行始作

行當時不有禮義中國而夷狄者故後面說周公兼夷狄○有園囿則沛多有汚池則澤多而禽獸至顧

亂猶未大也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人害益熾而夷
狄且亂華矣物害愈熾而禽獸且偪人矣指南曰暴
君至又作言人之為害圍困句言物之為害但邪說
句從暴君來始也上有暴君既而下又有邪說暴行
是人害以漸而深也圍困二句從壞宮室棄田來始
也圍困汚池致出禽獸來是物害以漸而深也及紂
之身人害物害較此又甚故云天下又大亂自堯舜
至此中間治亂非一皆略之即桀之亂湯之治亦不
及者蓋舉亂之尤大而撥亂之甚勞者言之也
今按岱雲邪說暴行又作屬紂時者不可從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
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
缺

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

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

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是創業承繼也烈光也是

功之佑助也是其行啓開也是其開缺壞也此一治也此一

治挽回人事之失而致亂者為治也

註翼盧未人曰上文所言是兼驅之功引書又是制

討則誅矣伐奄至三年之久乃得其君而誅之翼註

曰誅紂至五十是除人害下句是除物害張彥陵曰

驅虎豹一句以紂豢養言今按虎惡獸狀如狗而大

如牛豹似虎而小犀形似水牛有一角二角三角者

象長鼻牙南越大獸賽合註曰天下大悅悅其無人

物之害仇滄柱曰引述書詞意在歸美周公見謨烈

賴公而成也若書辭本係穆王告君牙語時說謂周

公歸美君父竟似書辭出於周公口中矣吳孫石曰

咸字貫下咸正者事出于正無缺者事極其密

得已而任其責者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註異

指南曰衰者治不振也微者理不明也說叢曰微則聖道所存無幾不止於衰張彥陵曰有

作承上文一治來與又作不同說父弑君正是暴行然必造出一種行權通變的說話此便是邪說陸稼書曰竊意暴行不止是亂賊但亂賊其尤者耳盧禾人曰有之二字非謂天下皆弑逆之人謂其或有之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

名安國字康侯宋建安人作春秋傳此段傳序也

仲尼作春秋以寓

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

李

雲曰寓字甚好不過春秋自明是非之公而王法自寓焉耳非代天子行王法也盧未人曰典經常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不可紊其典常是謂惇典註曰厚典避宋光宗諱也禮節文也朝聘會同婚姻祭祀燕享皆當合乎節文是謂庸禮合此典禮者為德則褒獎之是謂命德惇此典禮者為罪則貶斥之是謂討罪呂晚村曰天子二字指有此位之道而言非九有其位者之天子也今按言孔子筆削魯史而用是非之公即王者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暴於橫流存天理真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小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金仁山曰春秋起隱公元

年止哀公十四年南面之權此句就罪孔子而言非孔子本如此也權字以天子之位言與事字以道言者不同使亂臣賊子禁止也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吳伯章曰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盧未人曰此一治只是治法之垂而父子君臣之倫賴以不墜是亦治也

註翼

四書家訓曰孔子懼懼上纂弒之禍不可長也此皆由天子之事不明以至於此故作春秋以明天子之事賽合註曰此節重春秋天子之事句正見其寓王法以誅亂賊而為治處孟子引我罪我之辭只以明春秋天子之事而誅亂賊意已包在天子之事內矣盧未人曰折衷說云但曰天子之事不曰天子之權則非以權而命討之但以道而是非之註中權字是就罪孔子者言耳事與權自當有辨今按摘訓謂春秋天子之事三句正以表孔子不得已之意也存疑謂知之者以其功也罪之者以其

僭也俱謬指南曰命上條見孔子之撥亂為治有不得已而任其責者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橫為皆去聲莩皮表反○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扶反知有致身之義事君能致其身論語載子夏之語朱子曰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故無君墨子愛無差楚宜反等而視其至親無異

眾人故無父中村氏曰無君無父是有猶無無父無

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形

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盧未人

偏任己見而離叛正理曰邪說輔潛庵孟子引儀之

言以明揚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

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摘訓曰揚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此

是解率獸食人而大亂將起此是解人將相食今按

達說分貼非是盧未人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揚

墨倡禽獸之教以盡壞人心別人皆陷於禽獸而自

相殘賊

註翼張彥陵曰是禽獸也截上斥揚墨立教之非下

著揚墨為害之大通節以處士橫議一句為網

以為我兼愛四字為案以無父無君四字為斷以禽

獸二句為結局賽合註曰由孔子來至於今聖王不

作世教無以肅王綱而諸侯放恣惟諸侯放恣故無以

循理之議指為我兼愛言○無君無父非揚墨橫議不

知有己自一身而外雖君亦不致重即是我言惟

愛言無所不愛盡天下皆然雖父亦不加厚即是不

有不取為者兼愛為我之術裏無君父人不覺而

溺於其中故曰甚於篡弑之罪指南曰引儀之言來

只借他率獸食人句而推其必至于人將相食之害

陳紫峰曰今揚墨為我兼愛之道不息則孔子義以

事君仁以親親之道不著胡期儂曰誣是欺罔意摘

訓曰則率獸食人是應公明儀之語人將相食又是

因公明儀之言再推一步說也○儀原以肉馬為獸

無父無君為獸之飢餓為率獸食人孟子却以揚墨之

陸稼書曰節末兩食字一例作相戕相賊意者在實

四書輯疏 卷二十一 孟子 滕文公下 二十一

事上說與上文誣民不同此是由誣民而推其害也

吾為此懼闕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

為去聲復扶又反○闕衛也吳孫右曰峻其防放驅

而遠去聲之也作起也本文三箇作字不同一是起於

愛之說三件事偏事所行之于身者政大體也

法度措之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揚墨之害自是滅

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就後世言是亦一治也中

氏曰亦字由孔子春秋之治來程子曰揚墨之害甚於申申不韓

佛氏之害甚於楊墨此就當時蓋楊氏為去聲我疑

於義朱子曰楊朱他自愛其身墨氏兼愛疑於仁

真西山曰墨翟於親疏之間申韓則淺陋易去聲見其

言專在政治故孟子止闕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

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註翼呂晚村曰吾為此懼指率獸食人將相食非

墨指其人淫辭指其言○闕距放三字相映譬如賊

自外侵須防守家當此是闕因距敵驅逐此賊此是

名李岱雲曰開距放是孟子實事邪說者不得作此

句且虛不是已不得作是孟子之距放必使他不

其害于政事固斷然無疑者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矣我今日目睹其變而距之正所以除其必然

之害而世道于此亦一賴耳此與上節正自明己事欲撥亂而為治之意與上三節較重看今按不易吾言與前篇聖人復起必從吾言同例指生心四句為是四書脉說不是撮言從之誤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無并聲平之也除之也而總結上文也之意而申

結之以見三聖人救世之功皆其責之不得已而然也非好為也正為我亦欲正人心句作引子耳

註翼 林次崖曰周公戮飛廉滅五十國獨曰夷狄者

曰懼不是懼刑是本心天理未泯懼其莫逃於天下萬世是非之公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形句反下上篇承當也

註翼 蔡虛齋曰此段直是要起下段不連上意鄧雉

自此之後戎狄率從荆舒聽命則莫有于我敢承當者陳紫峰曰今楊墨無父無君與戎狄無異是周公所膺者也我生斯世豈可不撥亂為己責坐視戎狄害民而不知膺乎指南曰說周公便可知禹孔矣陶謹之曰引詩不重周公只申言楊墨之謫膺見己亦不得不膺意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詖淫解見前篇上篇辭者說之詳也成二一

語文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

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也於夷狄篡弑之禍

陳定宇曰洪水猛獸夷狄篡弒皆災禍之害人身者惟在於一時若邪說乃災禍之壞人心者且流於無窮而為害尤甚慘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註翼 李岱雲曰惟重正人心故孟子先提出來說然要正人心却不可不息邪說距說故注又皆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也然我亦欲如此者蓋以承三聖耳則我亦欲三字直貫到以承三聖住陸稼書曰淺說謂正人心四者當平說下亦因大全蒙引而失之也不知大全蒙引只是論理之詞耳吳豫右曰正人心謂使人心復歸于仁義也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

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 距楊墨之說非徒口說揚墨之當距謂能正言為我兼愛之非以距之也李岱雲曰徒字如黨字類字相似 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

而意有未盡故復 扶又 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

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 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

指孟子闢邪說之法然此法本孔子春秋所立法而孟子祖之故曰聖人救世立法之意蒙引前後說俱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 蔡虛齋曰此又救世

立法之嚴處聖賢衛道先後一心也 ○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

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

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待洛聖賢之心也輔潛庵曰

尹氏所謂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者其亦真知孟子不得已之故矣

註翼李岱雲曰時解必欲以此節繳足上節見吾於人意說輕則不見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之意而所以開異端以衛正道者反不嚴矣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林次崖曰辨其孰為義而受孰為非義而不受此有分

辨指南曰乃君子中正之廉者不取用不在章問內章不知辨此也吳蘇右曰以不取為廉而不知分別取舍為廉也蔡虛齋曰即此便見仲子之過於廉而反不得為廉處只是不苟取仲子何乃自苦如此於陵地名螬螬音齊螬蟲也如蠶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註翼胡期僊曰誠作真字許白雲曰此章經註三廉字當辨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此廉之正義豈不誠廉士哉此廉字陳仲子不中禮之廉也仲子惡能廉及註仲子未得為廉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此三廉字是廉之正然後可以為廉耳未能如蚓之廉滿其志而得為廉耳此三廉字是仲子之廉也今按仲子惡能廉之廉為仲子之廉其誤自存疑始不可從四書脉曰居於陵是廉其居三日以下是廉其食蔡虛齋曰言其飢餒之甚也蓋仲子本世家之子乃甘於窮約如此匡章所以取其廉吳蘇右曰井上有李舊植之李也食者過半言所存無幾也今按趙註云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謂食一李之實過半也

徐徽說非又按趙註為目不能擇直解為取人之所棄張彥陵為與物無爭趙註為是精里先生曰將字是將翔將翔之將字解做方字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博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

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齊人多貪濁富貴而仲子獨清苦如此其

拔于流俗如小指中之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去聲所守也蚓丘蚓

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此廉字許白雲謂廉之正是稼書以為誤非必若

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

廉耳此廉字是仲子之廉

註翼

張彥陵曰按此章原不責仲子以中正之廉亦不責他廢母兄之倫止就仲子一偏之操而推

極言之以見其決非人之可為耳翼註曰細玩孟子此章俱是反詞與許子之不憚煩同一機括本欲明

相兼之不可反責以交易之為煩本欲明母兄食室之當安及責以搞壤黃泉之為潔此文最巧最深

處蔡虛齋曰於齊國之士云云欲抑先揚李岱雲曰按孟子擘頭下仲子惡能廉一句自是就正理上斷

他不得為廉故集註下未得為廉也一句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方就仲子所得論之而知其亦不能

充也又是降一步說集註然後可以為廉耳方指他自成其廉說今若開口便說仲子能成就他底廉便

為真廉矣且似要他成其廉矣與匡章豈不誠廉士哉一句竟未勞破○至末孟子只以是尚為能充

其類也乎一句應轉充操不應惡能廉以惡能廉已揭過匡章豈不誠廉士哉一句更不論及也王道元

曰必蚓而後可非責為蚓也是說必蚓方可如此若是個人便不當如此了即此便行不去

夫蚓上食稿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

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

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不免居室食

粟蔡虛齋曰一句貼在本文下飲黃泉二句內無與下文仲子所居之室句若所從來或

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註翼 指南曰承上末二句來言蚓無求自足正見其不能如蚓也翼註曰伯夷之所築樹不拘伯夷

只是所從來者義盜跖亦然若律聖賢中正之廉亦不必問所從來但就仲子刻苦立意故責之如此張

考陵曰是未可知重在一邊周聘侯曰兄母之居食原非不義仲子不食不居以其所從來未必義也

仲子胸中分明以盜跖所樹所築鄙兄母之居食孟子深知其意故即其所居所食而窮之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壁纊音盧○辟績也績麻纊練麻也練煮

註翼 胡期僂曰是指居食從來何傷猶言不為害指南曰陸聚岡云易之不但易食想於陵之居亦

是以此易來高居者胡斐才曰或貸或買皆易也李岱雲曰按織屨辟纊之所易見其當下無不廉不必

問及所築所樹意殊不知不問及所築所樹則兄室未嘗不可居而母食未嘗不可食矣此在他人無傷

仲子則有傷耳何也操不可克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

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

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願曰

惡用是鵝鵝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

兄自外至曰是鰾鰾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閤辟音避頻與聲同顛與蹇同子六反惡平聲

鰾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是自先世所受之祿也非兄之

所專也正見不當兄名戴食采音於蓋其入萬鍾也

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中村氏曰饋於其兄與仲子無干乃彼獨顛顛而言

故又著鰾鰾鵝聲也鵝雁屬顛顛而言以其兄受饋為

不義也顛顛是皺眉不悅的模樣哇吐之也

註翼蔡虛齋曰孟子此數語非為仲子叙家世也固有意在所以明其兄之祿為可食兄之室為可

居也吳蘇右曰此節句句叙至下節斷○偶有饋其兄生贓者此其交際常禮也已乃顛顛曰云云今按

仲子以兄之祿室為不義者若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意胡期僂曰是鰾鰾其聲者不義之物也

惡用是而受之哉又按張彥陵說未是不可從指南曰是鰾鰾之肉言所食即前所饋病其前日之譏意非不欲其今之食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

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

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

平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

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

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

乎胡期僂曰以母不食即上出而哇之意陳紫峰曰夫母之食兄之室本無不義也而仲子乃以為不

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安得
為義於母之食兄之室則亦不義之類耳於此既不
食不居於彼亦宜不食不居也仲子以母則不食以
妻則食之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
能充其操守之類者乎廬未人曰類即母之食兄之
室之類言母食不食則九如母食之類者一無所食
而後為充兄室不居則九如兄室之類者一無所居
而後為充乃又食妻之食居於陵之居是居食之類
未盡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
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
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
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
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中村氏曰范說合盡心篇仲
子不義章立說非本章主意

今按纂疏本以
為圈內未是

註翼

林次崖曰孟子闢陳仲子皆是闢聖道關
邪說正人心處與距楊墨闢許行同意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二十一終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二十一終

